

日

知

錄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
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
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
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

損矣

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為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
為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為非聖悖道之言評人

物勿為黨同

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
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

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一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

傳宜矣

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推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
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
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
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
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爲文疾受
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
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骯曲隨其
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
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
錄其篇數者

沈氏曰救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陸臨邑侯子駒駘馮衍曹褒鄭園賈逵班彪班固朱

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眾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駟駘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

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

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

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

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

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

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

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

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
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
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
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
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
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
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
卷廣孝傳五十卷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
卷總記傳坐知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
記二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
十卷又編己作為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
一卷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
有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卷道命錄五卷西
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胡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
睡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
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尙書百篇圖人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卷子名籍各一
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二卷通論十卷
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一卷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
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
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
二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
鑑地紀聞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
困學紀聞二十卷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
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

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

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矻箸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

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
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
連袂歌于薦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蓋屋尉作樂府及
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
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
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趣馬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
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
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椒專佞以慢愒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
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
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
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
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
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
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畝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燭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原注周憲王諱有燾所著有誠齋集憲王

雖有此命及薨如鞏氏竟自經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

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
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
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
山東必亂矣又曰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
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
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
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
訓乃蓄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

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日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
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
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
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原注大以為不平矣原注

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

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楊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

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

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
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
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
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
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
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
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
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

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

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

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

於世有王莽之篡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

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

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

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

穆王作冊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

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

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

平日所未及其問
次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

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

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

微苑咸文士之鬪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駉上書肆為醜

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

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

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

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畢擲筆而起曰今

日壤卻
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寶不可與淵明比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歎密

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

義接之以致失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

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

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

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

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

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
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

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

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啟二年

出奔朱玫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旣汗僞署心不自安時

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

罷綴鵷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

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

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

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

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

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采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
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
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
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
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
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
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
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錢氏曰釋
子之語錄

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
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
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
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况
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
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
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
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
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
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
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

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唐人學謂之江西宗派城壁爭柰微之識砮砮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
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
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
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
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
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
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
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元王莽依周書而作大告皆心勞而

曰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元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

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

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

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

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

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

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

不獨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

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

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

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

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有饋

生魚於鄒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

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以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

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

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

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州之語楊氏曰宋史
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
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
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
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
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
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

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

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

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

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

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

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

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

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

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

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

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文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爲戒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

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

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

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

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坊者王承福毛穎

原注又有下邳侯革華傳

是僞作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

蝨蝮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蝨蝮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

職矣

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則用行狀之例豈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

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

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

撮序平生賢否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任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

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

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

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
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
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
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
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
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

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

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

曰劉義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

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

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

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

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原注侯

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

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

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

唐子畏有一巨册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帳簿多

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

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

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趙氏曰隋鄭譯拜爵

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類為制戲曰筆乾荅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宋時并著為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百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如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硯尤奇草制尚韓昌黎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既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歸遺而舜與受俱奏請則已為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

乞文吝餽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
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
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
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
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
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
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譴南園闕古
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
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
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

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
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
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
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
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
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
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
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
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
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
懼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
矣此處或有已甚所謂原注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崔林
溢惡溢美自古為然也此為疑玉露摘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
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

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

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

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

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

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

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為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

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

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

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子孔

子見孫叔敖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闕絕古人作文既

多寓言便
不論也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
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

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

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

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

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

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

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

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

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

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

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

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

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

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

碎天文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正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終

賦而與之... 卷十九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
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
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
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
梁氏云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東遷以後諸侯於其
國皆稱公從未有天子命諸侯爲公者武公蓋人爲王卿
士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
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

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

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冀楊

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

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

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

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

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

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偽與

原注若鄭端簡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錢氏曰

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實文閣

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大常博士曾

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
郎中孫公侍御
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嬀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

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

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

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

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戰國策楚

人有宛公而秦有庶公原注索隱曰蓋庶楚漢之際有滕

新城公原注公戚公栢公薛公郟公蕭公陳公魏公雷公方與公高祖

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

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

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此縣公之公也原注

吾公在壑谷也邢公之稱義亦猶彼御史

監郡者亦稱監公
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縱公侯

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

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

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

汝成案索隱曰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宜明居

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
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某似
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遜潛聲因從
其自號書之以著高尚耶又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圈公
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
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蓋圈即園也會稽典錄載
虞仲翔云鄆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
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圈與黃第漢哀帝元
壽二年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圈稱所述
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

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
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
當時傳下邳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
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
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
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
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
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
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
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

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
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

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

子相繼為之非專為尊其父也史記惟自敘前半及封禪篇中有稱其父為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

帝謂馮唐公柰何眾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

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

老人也睦罔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

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

皇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龍胃之八

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
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种暲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
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
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
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
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
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
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

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

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

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

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

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尙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

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

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

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

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畱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

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

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公

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已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
二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
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
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益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
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

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

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

珠玉於前斌亮振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

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令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遁

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以下哉又魏諺曰支
郎眼中黃謂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慶敘水月亞益義曰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

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

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

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原注

周禮若簇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

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

提格至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

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即逢攝提格月名畢

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

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

兮四月孟夏庚子曰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
 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
 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
 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
攝提格盡園默困敦亦用古法
 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
 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
 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
 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
 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

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是也氏

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

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

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

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

加己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自此後漢書張純傳

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

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

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

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

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

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

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

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

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

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

原注李暠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暠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

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

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

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誅龍集庚戌日月

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

詳下印律中無村後同頁言庚子有武皇人之

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

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

游蒙協洽之歲月次陜警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

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汝成案衛林杜爽傳嵩作崧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

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

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

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

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

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

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

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諫吉日庚午是也

商母乙酉

其文曰丙寅王錫曰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

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卽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

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洪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

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

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

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

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

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

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

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

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
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
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
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
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
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
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
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
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
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邾
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
罕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
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
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

人立此變例

楊氏曰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本闕絕并終其事于此如旣而悔之類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
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丙而後外也
原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即書一是追
書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
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
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
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
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

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

八星之位不書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

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

原注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

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

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

原注桓公

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

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

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

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日晝日日昃見於

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日昏曰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

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

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

原注爾雅疏日人後二刻半爲昏

曰雞鳴曰日

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申見於春秋

傳曰暵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

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餽時遂

擊產彭越傳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

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

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

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

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

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

婁中而且是也

原注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

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

中

沈氏曰公羊傳定八年至乎日若時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曰夜半曰夜

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戊

原注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

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

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

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

戊夜左暄曰按漢儀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鍾鳴則息

衛士甲乙微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

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躡諱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點亦由來久也漢書西域

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

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

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

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

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

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

七刻鍾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

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

漏上五刻時記與舜會東夜月

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
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
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
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
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
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
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
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
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
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
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卽今之所

謂子也鷄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

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

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沈氏曰格論考

論十二下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

旦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舖舖至下舖下舖至日入沈氏曰通

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鬥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日日加申爲晡中晡正申時也

申末爲下晡凡城內牙城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夜半

日平日日出日中日日昃日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昃爲上王下晡爲

金王又有日四季者注云土王吳越春秋有日時加日出

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時加鷄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

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戊午子

陵王胥傳奏酒至鷄鳴時罷王莽傳以鷄鳴爲時後漢書
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
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
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
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
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
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
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
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
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
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
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
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
之也

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爲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譔入之也

楊氏曰此又抑古書以從已說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

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載內生曰吉言其月其日其名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
日子李周翰注日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
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
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
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
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
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
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

原注後漢書魄躑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

一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

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合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

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其誕聖之

時
按成案表元文還其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大地之時心得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爾當以並同絕句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

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

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口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

不專在一日
故又云一日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
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紛矣夫年
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
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
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
楚之檇杻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
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
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
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

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

代遼金竝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

卷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

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

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錯莫如十六國嘗欲作一年

表頌與方陵言之錢氏曰然則明太祖紀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

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

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

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

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

淮南王僭號此為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

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

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

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

古圖周陽侯顛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顛鍍容五斗重

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

自以侯受侯嗣
位之年數也

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

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

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

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

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

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

之能守古法也

原注宋史馬廷鸞得瀛國公卽位召不至
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甚爲得體然其

他傳復有
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二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

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
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
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
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
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芴錯乃創新例
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
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
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
六月旣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

安之號甚為無理

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為太上皇矣豈

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

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

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

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

後人因謂之革除耳

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

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廟

實錄終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

號輯為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

存其年號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為少帝故禮官云然

萬歷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

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

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諡曰興宗

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

廟號代宗蓋從禮

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歷

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

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

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

三號為嫌沈氏曰禮未踰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

改為天啟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

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

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

分注還以初號為主如萬歷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

為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

日神宗實錄萬歷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
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
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
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貌雖崇神器未履宜
遵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
列美惡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
如以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

也之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

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

原注天啟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為

二正奉旨列聖年號

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磬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為皞濟原注僖二史

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以王喬

赤松子為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原注鄒陽傳以絳

侯灌嬰爲絳灌

原注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旣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迹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
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
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

楊氏曰內自有當年改元者
如苻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

稱元者直史
家不放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
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
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
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
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

番馬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卽位之初改
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
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
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
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光武之中元元
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

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比得薛

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

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

已封秦王通鑑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誤也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

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

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為梁所

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

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

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
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
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
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
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
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
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

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
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

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

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
汝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

自

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
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
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
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

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
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

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
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
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
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

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
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本

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

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

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

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

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

小太平錢氏曰晉書陶回傳吳志呂範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

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其

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

而兩地並祀者謝中丞曰伏見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其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紆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朦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

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
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縣江省有新城
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龍泉縣再如江省有新昌縣而浙
江貴州所屬皆有龍泉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
亦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
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
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
縣而廣西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寧縣而貴州亦有永寧
縣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
同名者如姦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
皆應別改嘉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縣同名者不
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
與廣西南寧府同通州直隸順天府與江蘇同開州直隸
大名府與貴州貴陽府同永寧州山西汾州府與廣西桂
林府貴州安順府同趙州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
會同縣湖南靖州與廣東瓊州府同寶豐縣河南汝州與
甘肅寧夏府同海豐縣山東武定府與廣東惠州府同瀘
溪縣江西建昌府與湖南辰州府同清溪縣四川雅州府
與貴州思州府同鳳臺縣安徽鳳陽府與山西澤州府同
桃源縣江蘇淮安府同湖南常德府同龍門縣直隸宣化

西撫州府與山東青州府同永安縣福建延平府與廣東
惠州府同甘泉縣江蘇揚州府同陝西延安府同石泉縣
陝西興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清河縣直隸廣平府與江
蘇淮安府同太和縣安徽潁州府同雲南大理府同山陽
縣江蘇淮安府同陝西商州同海陽縣山東登州府同廣
東潮州府同東鄉縣江西撫州府同四川綏定府同寧鄉
縣湖南長沙府與山西汾州府同建昌縣直隸承德府與
江西南康府同唐縣直隸保定府同河南南陽府同太平
縣安徽寧國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山西平陽府同四川綏定府
同安平縣直隸深州同貴州安順府同樂平縣江西饒州
府與山西平定州同鎮平縣河南南陽府同廣東嘉應州
同清平縣山東東昌府同貴州都勻府同華亭縣江蘇松
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西寧縣直隸宣化府與甘肅西寧
府廣東羅定州同廣寧縣盛京錦州府同廣東肇慶府
同武寧縣江西南昌府同湖南常德府同咸寧縣湖北武
昌府與陝西西安府同新寧縣湖南寶慶府同四川綏定
府廣東廣州府同興寧縣湖南郴州府同廣東嘉應州同
大寧縣山西隰州同興寧縣湖南郴州府同廣東嘉應州同
與山西大同府同三水縣陝西邠州同廣東嘉應州同建
始縣湖北施南府同四川夔州府同寧海縣盛京奉天
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州府同甘肅鞏昌府

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
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
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荊門州同宣化縣直隸
宣化府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
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慶陽府貴州思南府
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與湖南澧州同安定縣陝西延安
府與甘肅鞏昌府同安福縣江西吉安府與湖南澧州同
永福縣福建福州府與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
府與湖北宜昌府廣東嘉應州同建德縣安徽池州府與
浙江嚴州府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
與雲南臨安府同疏乃無甘肅而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
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
江西吉安府與河南河南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
而無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贛州府與四川敘州府廣東
惠州府同疏乃又有奉天攷之于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
革攸殊而今制于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
以別之是亦無慮
姦徒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
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
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盧縮
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
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
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
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
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
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

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此恐未然孝若爲妙才曾孫分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穎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
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
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
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
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
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
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
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

書秦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原注成二年

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

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顥題詩在上顥所謂自古在昔未有此詩也

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古人始於宋儒曾子固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日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日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日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日字尙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日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

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
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
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一
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妯娌之後昏姻二字
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山文三學卷之二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

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
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
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
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
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
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
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

燕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

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

之不議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

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尹師魯與

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

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
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
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
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
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
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

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

原注兩無正篇韓詩篇首有五
兩無其誣傷我稼穡二句

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

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韻今姑從俗名之耳

魏

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闕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

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

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轉韻古詩惟焦仲卿

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

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原注杜甫石壕吏詩

兩韻也至當不可易

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

易

錢氏曰真文至元寒通非無韻也

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

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三

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

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

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佳其員之二行三

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

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

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救文格論瞻彼洛矣二句作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思齊上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

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

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

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

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

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

嘗有心于用韻也

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

尙書之體本不用韻

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

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
父子君臣以為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瞞瞞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凡此之
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
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救文格論音
韻為詩文之別截然
為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
解之復夙震之虢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
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
卿京驪姬之淪淪猶臭伯姬之盍貺償相姬旗師丘狐狐
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
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粹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
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
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

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

原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

象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
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
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
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
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
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
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
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
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

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自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置及采芣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閒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警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日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

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
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
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
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
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
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
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
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
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
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譌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
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

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

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

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

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

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

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

紹古今韻會始并為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

人因以并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

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

江北平水劉氏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
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遇
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
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序乃知為平水
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
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王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

七皆與今韻同文都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迴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於迴韻則亦不始于時夫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曠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

還之溇古者

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

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

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為

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珞都為韻攜手同車與狐鳥為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

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

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矧為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

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柳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

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

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以今韻為宗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

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難從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字盡合于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印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為身即讀躬如身詩無過爾躬與天為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與鄰韻非謂真先之字盡合東鍾也賡義為續說文以賡為續之古文非陽庚之字盡合屋沃也漆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漆者讀潛如漆以諧韻耳漆即潛轉音不可據說文糾詩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潛漆相轉而謂烝真之字盡可通也夫潛與增皆曾聲毛傳于魯頌烝徒增增云眾也此亦正釋訓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漆漆亦云眾也文異而義不異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古人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為協固可如以正音為協則偵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一音于古人異讀者輒

指為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
 中肯綮後有作者莫出其範圍也又曰音韻真諄為一
 類耕清為一類而孔子贊易往往互用顧氏因謂五方
 之音雖聖人不能改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
 歧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傳耳
 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
 變所疑于象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
 假借之例非舉兩部混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
 韻正讀民如冥也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實民讀平
 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正讀淵
 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形成文言以韻情平
 讀天如汀也此例本于維清之禋成禎烈文之訓刑夫
 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古訓膺為胸有壅音說文膺胸
 也釋名膺壅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窠亦
 讀應為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文公疑作敬顧氏以
 非韻置之予謂極從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
 自關而西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
 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為韻按說文若讀若威漢律婦告
 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諧而炳虛聲
 亦相近蓋讀炳如虛也說文虛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
 是易固有作虛字者矣象象以與與王員

知轉音有扞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質
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兼用之此正不
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義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申
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从令聲令
本真先類也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不令與
挺扁定韻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楚詞大招以命
與盛定韻此合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
求定為韻抑訃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乾
彖傳讀命為瘡病切于姤象傳讀彌吝切亦兼用二音
以方音議之非也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
瓦韻不與禡韻引易繫詞俯則觀法于地與宜韻證之
愚謂此本非韻即以韻求為知不與物卦協乎籀文地
作墜元命包云地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
之音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地韻
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又云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秦本紀琅邪刻石
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
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
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為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
虛賦始讀為徒二反者誤顧氏論古音以偏旁得聲亦
有自相矛盾者如族沂圻皆从斤為古音則近亦从斤

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借邇韻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何耶
凡字有正音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為正其讀如
幾者轉也如頤人其頤亦頤之轉音禮記頤乎其至讀
為懇者乃正音耳倚从青而與盼韻容从禹而與公韻
實从貫而與室韻淑从奴而與迷韻皆非正音禮記相
近于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為釀祈祈未必不可讀為近
也三百篇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
但以所見者為正宜其齟齬矣仇从九聲古讀九有糾
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兎宜以仇韻達顧氏不知九
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
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
雲漢之臨蕩之謀小戎之駿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交
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頰正月之局皆轉
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于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
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為就即轉从就音鴛鴦之孫
之摧之訓摧為莖即轉从莖音瞻印之無不克鞞訓鞞
為固即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為此即轉从
此音聲隨義轉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
則流不異求本裘字借為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
有渠之切之音後人于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

從農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農農乃與菁韻讀環者農
之正音讀榮者農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
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謾者轉音也簡兮以翟與諭
爵韻君子借老則與髡掃韻考禴翟闕翟字或作狄狄
有別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
百篇中舅與咎韻亦與首阜韻舊與時韻亦與里哉韻
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辯其孰為正
孰為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于易
之音也毛詩不破字有轉音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
磬而毛亦訓為磬即讀為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
作侮而毛亦訓為侮即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蘭兮毛訓
蘭為蘭說文有蘭無蘭知蘭讀如蘭也衛風能不我甲
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為狎即讀如狎小雅神之弔矣毛
訓弔為至與質韻是讀為至也毛無破字其說出于王
肅肅欲與鄭立異故于鄭所破字必別為新義雖謂申
毛未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賡正音如庚而書乃
賡載歌从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非之正音近貫齊風
與變弁韻而周禮非人借非為礦說文礦或作非賡續
以義轉非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
不講讀者動多窒礙矣大雅訏謔定命四句顧氏以為
無韻考槃于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說

文響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響者極也。亟與急通，故響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武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正音讀如亟者，轉音顧氏拘于定音于楚茨云不入韻于抑，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訓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躑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蠓螻二章與兩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不知古音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三百篇侮字四見，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人語，姥部因流，汴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于此類未甚洞曉。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

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以重押韻。

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

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

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大人

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

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

日儀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

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隣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兩有雲有風有日日

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

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為韻者也
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獾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白口
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華三章連用二庶幾

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
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
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
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鬢字

原注羅敷字在
下句末三見

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

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
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
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
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隕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蜨躍
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

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
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
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
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
一省禁之省一省身之

也省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
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
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

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
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
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
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
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

原注王
摩詰故

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
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

悲止於論鼓鐘於樂辟廟於論鼓鐘於樂辟廟又若公無
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
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
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
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
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
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存之如
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
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

成相篇

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是也

趙氏曰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

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

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

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

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

義也

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

知此義者不特句

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

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

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

青帝
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濺濺鱣鱣
發發葭茨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曠
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
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
然下此卽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
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

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鶩昭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艾艾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
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輶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
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
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
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
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
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
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

見新巧卽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白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

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卽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稷倡和詩曰

原注唐書薛稷河中寶鼎人長於詩其

閒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萃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

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其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

有十城原注漢書言有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

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

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

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

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

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

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

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

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

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
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
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
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

原注表孝
景前七年

十月入朝景帝使使

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
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
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

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呂

鑑殊多律體顧氏言之鹵莽又曰嘗病伯恭真德秀之文

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

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

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鄴人薛千仞

岡

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

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

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外而陋矣李太白行
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
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改黃犬爲蒼鷹改
玉盃爲金盃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
之豈不爲人譏笑梁氏曰余考樊鄴滕灌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諛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
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旣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
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柵陽亭有離別
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柵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柵陽
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柵陽也以爲
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邠字解南陽舞陰亭
徐鍇繫傳漢志有別柵陽亭賦邠假借
似今本漢書脫
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
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
宅原注景駒在文穎
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生曰名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司生也而中人以爲

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泝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白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

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
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
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
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
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
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
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
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楊氏曰琅邪城在建康此言北

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媪楊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

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

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

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

傳樂王附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

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

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字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秦

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

援神契亦孝經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

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三國志注孫

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
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
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
十餘認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
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
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五文唐元度九
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
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密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

孟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
二十字作卅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
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
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按成案說文容有拘牽譌闕然其詁訓精微音轉
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情則狃習生矣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
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
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
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
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

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
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
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遂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
爰禮說徐巡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
莊都說張徹說

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

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

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漚下引詩江有

功番下引詩赤舄已已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

擊下引詩赤舄擊擊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流傳既久豈無脫漏

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卽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

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

字當之無由字以粵字當之無免字以纒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

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
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此何理也費誓之
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訓爲雷土威
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
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
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
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
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臯襄爲解衣
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摺罰爲
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

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

矣若夫訓參為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參為商注與本字連文古書往往如此

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臺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

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

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

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為

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徒

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

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楊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原注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

姓所以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為天

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

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趙宦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鏹今按漢書卯金

刀之讖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面並作劉照鏹

字錢氏曰說文竹部有籀字云从竹劉聲是本有劉字傳寫失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

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

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汝

按顧氏所見以四聲列者特李燾所編五音韻譜耳非徐

鉉等所定也今鉉等所校說文原本自一至亥五百四十

部之書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

本之刻而朱竹君則以毛本重刻今不啻家有其書矣

切字鉉等所加也原注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

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翔以系而書員所口錢氏

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

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原注亦鉉等加也原注眸字下

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眾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

穢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于前人也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

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

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為

淫奔之詩而謂衿即衾字原注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襦

此抱衾之衾也衿交衿衾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尙未能成

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弓也

原注然兕下然

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闕而適當喜新尙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爲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未有年月一行諸

指爲孟蜀邪

又云孫恂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卽孫恂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爲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

論隔絕羌胡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瓜突當

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

謂瓜分互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

徒兀反作窆者訛汝成案說文突突音義俱別張參蓋指突非謂突也若漢書竈突直誤作突耳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原注颯下顧長陸龜

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陸九王筠梁人

也而以爲晉原注蛻下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

之晉王筠約既梁人筠讀至雌霓連蹙約撫掌欣怵今引此事謂

安得與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此

真所謂不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扶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

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

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

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閒有貢獻之獻
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

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

原注荀悅曰詢之字曰謀非恂也

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

原注荀悅曰衍之字曰樂師古曰衍音日

旱反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原注注尾姓敦名

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若以敦路為人名

而又以葬為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

霸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

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為九畝又

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鴟醜其飛也原注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

然非後人語驪馬白州也原注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驪注

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尙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

夷對稱曰華夏原注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

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

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不知孟子言孔

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

吏與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

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爲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

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若

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

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

彌衡爲鼓吏作漁陽搥搥乃操字原注按後漢書衡方

爲漁陽參搥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搥王僧孺

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

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搥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

應闐新綬始欲縫細鋪行須參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搥

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
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
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
作摻者而非此也

邙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夫藍田乃今
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
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
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夫古人
之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

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

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

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

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

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

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

文而赤睂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

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

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

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三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

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尙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

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

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未知

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

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

存矣册府元龜唐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

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

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

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

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立於今世善寫並行其書必乃

藏之書府是元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尙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原注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

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

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

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尙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

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奭倣呂氏所鏤本書丹

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注

宋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閒也世

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

意為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

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卽位

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譔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

暉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原注晁氏讀書記曰

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

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

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

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

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

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盡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攷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

歷篇胡母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采舍頡作訓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

南宋蔡舞嘮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

就篇皆所以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

兖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

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

興嗣為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

事申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薏注釋之舊唐

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

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

沈眾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為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

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

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薏為之注釋今以

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曰隋志小學類

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

一卷胡肅注則周氏所撰為本蕭胡皆注周書蕭子範撰

別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

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本傳以為王羲

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刻又異矣唐書志

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原注隋書潘徽為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
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
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
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
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
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
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
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

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

原注晉書郗鑒傳帝以鑒

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孫氏曰案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寢病帝驛馬合作草書

尺牘十首尤可為漢魏箋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

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試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

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

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

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

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情漸以行

之是也此又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

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攷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

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朝元道附書與其從甥房元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元道坐流嵩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緜餼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緜者

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

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

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緜卽景公也

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

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

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

原注黨錮傳注

宗資字叔都南陽安
眾人祖父均自有傳

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

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

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

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

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

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

西南人汾則又作同過字異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

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

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皐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

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

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

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

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

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儻倭及古賢聖怪物

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

霍光傳成慶畫原注景十三王傳猶言紂醉踞妲己圖原注

敘傳屏風圖畫列女原注宋宏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

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

昌畫漢賢王圖閣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鬪

雞圖閣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貞觀

尚方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振武校尉殷敷韋無忝畫皇朝

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

圖原注開元人董夢畫輦車圖原注開元人字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

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

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左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

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原注並開元館畫直

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

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元宗試馬圖寧王調

馬打毬圖原注大梁人陳宏畫安祿山圖元宗馬射圖上

木圖原注德平子寶師繪畫內庫瑞錦對雉鬪羊翔鳳游

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鷗畫天竺胡僧渡水

放牧圖原注鑾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原注

元字景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

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

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

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

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

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

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
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
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
今尙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
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
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
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
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鑠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郟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鞞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宏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

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

珪出河

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

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

原注越絕

書亦載越盧去吳事

殿前之鍾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虜生毛則知

歷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

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

於聖人之制今其歎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
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
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
之能事有不滿一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
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
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原注已上櫟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
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